

重读十年前写给自己的信,是什么感觉,预测准确吗,目标实现了吗

黄亚洲:一封玩笑式的信,再看颇多感慨



黄亚洲在给读者签名

本报记者 朱丽珍

十年有多长?时光就封存在信中。

2012年10月份,钱江晚报联合《小学生时代》杂志社发起征文,邀请不同年龄、不同工作、不同性别的人,写封信给十年后的自己,开启“十年之约”。

征集令发出后,各种信件纷至沓来。彼时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、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的黄亚洲先生,也参加了这个活动,给十年后的自己留了一封长达千字的信。“这是一种新闻穿越,和未来的自己交谈,是一件奇妙又有意思的事情。”如今十年之期已到,再次与黄亚洲先生联系时,他忍不住感叹:“不说是一眨眼吧,也不过眨眼七八次而已。时间这东西,真叫快。”

之 写给十年后的自己

当年黄亚洲给十年后的自己写的那封信,《钱江晚报》曾全文刊登。采访前,黄亚洲特地翻出了这封信,“一看,哑然失笑。”黄亚洲说,这是“一封玩笑式的信”,但十年后再读,仍有颇多感慨,尤其是信中对十年后自己的预测,有一部分是准确的。

“那时,我对十年后健康状况的描述悲观了一些,觉得自己73周岁,应该是很老了,老得几乎很少动弹了,翻信的手指可能都有些打颤。”事实是,自己身体还挺行,“没整天在躺椅上;胃口也好,这些天还能用自己的牙齿每天啃半根甘蔗;还能快步走、小跑,甚至每天早上一个冷水澡;头脑也还行,思路正常,当下还在写一部文学作品,至于出不出彩就另当别论了;还能江南江北到处应邀采风,常在麦克风前手舞足蹈,甚至还能登山,当然山不能太险峻;高兴之时还能每天写出好几首行吟诗,被人称为快手,也能在我名为‘黄亚洲工作室’的公众号上天天推出诗评栏目《每日黄诗》。”

另外还有一个不准确部分,是对时代腾飞的预估。“当今世界很复杂,四面八方风云际会,我们的时代还在摸索着

前进。时代并没有飞得那么快,还是很谨慎的。”

在黄亚洲工作室采访时,多次被他热情的“粉丝”打断。最近,他创作的一部关于家族史的长篇小说上市,读者慕名而来,求签字、合影。

除了自身创作,作为行吟诗人的黄亚洲,也以促进行吟诗艺术发展、增进行吟诗艺术交流为己任。

2017年,他牵头成立了黄亚洲诗歌发展基金会,最近第五届黄亚洲行吟诗歌奖国际大赛已经开锣,向全球广泛征集现代行吟诗的华语作品,推广旅游与文学的进一步融合发展。举办四届以来,推出了一大批颇有建树的行吟诗写作者。

作家、诗人、编剧……黄亚洲的身份很多,创作是他撇不开的关键词。十年前的那封信中,他认为对自己文学写作的预测,目前来看是相对准确的。

目前,他已出版小说、诗集、散文集、影视集等文学专著四十余部,但他坦言,时代变迁,有些作品难免有历史局限性,好在也有作品,是任务之外的潜心之作。

当年写信时他是一名警察 这些年最大变化是换了工作 胡冰:有很多事情值得奋斗

胡冰,是当年活动的参与者之一,也是为数不多公开了部分信件的人。彼时,他在余杭公安工作,33岁,儿子正好3岁。

“我完全忘记了,当时还写过这样一封信。”经我们提醒,胡冰去翻了当年的微博,发现自己“留了痕”,原来确实有过这样一封信,但写了什么,刊登出来的信件是不是全部内容,他已经全忘了,“我还是挺期待能拿回那封信的,那是一个时期我的想法,可以珍藏。”

在当年的信里,他写了亲情、友情、爱情,憧憬了十年后的变化。说起这十年,他最庆幸的是:儿女双全,父母健康,一家三代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。朋友遍天下,感谢老友们还记得他,也交了不少新朋友。

现在,他每天单程通勤路程是35公里,路况好的时候,单程要开一个小时。他没有另外买学区房,13岁的儿子和7岁的女儿都选择了家附近的普通学校,“亲情教育也很重要!现在孩子回来就能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,老人家也不用离开熟悉的圈子,围着孩子的接送、做饭打转,这样挺好的。”

说起变化,他说:“当年写信的时候,我还是一名穿着制服的警察,但是后来我辞职了,跳槽来了阿里巴巴,开始从事网络安全这块工作,现在做风险管理相关的事。”

说起换工作的感觉,他说就像是打游戏时换了个身份,从头开始再练号,并不容易。“比如说,原来我当游侠,已经快练到王者了,现在又开始用法师的身份从新手开始一关关打怪。确实很累很辛苦,但有收获也有成就感。”

“现在想想,跳槽离开体制,真是35岁的我才会做的事情。”胡冰说,“35岁,正好遇到了职业发展的瓶颈,也正好是精力充沛、年轻气盛的时候,想着世界很大,有很多值得奋斗的事情,值得我们去尝试。”

对于现在网络流行的那句调侃“宇宙的尽头是考公”,他作为过来人,也想劝劝现在的年轻人,活法有很多种,每条路的风景都不一样,换个赛道也许更适合你呢。

本报记者 黄莺

●请回答,这十年

1. 当下的情况。

目前正在创作《我看嘉兴一百年》,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,希望能写出嘉兴一百年的变迁。这件作品应该是对城市发展的记录,能有一定的生命力。

2. 十年前的梦想,如今是否实现?

十年前,我有两个梦想。一是想写一部家族史,二是想为全国各省创作一本诗歌集。家族史已经完成,最近已经出版上市;诗歌集也完成近一半。

3. 十年经历过最重要的事是什么?

我自己不重要,活得比较平稳,对我而言比较重要的,是女儿的“高速发展”。

这十年,她的成长确有点爆发式,2016年开始担任《非诚勿扰》合伙人兼导师,又先后制作了《辣妈正传》《虎妈猫爸》《我的前半生》《如懿传》等一系列电视热播剧,获奖多,全国观众关注度高。

这几年她又学钢琴又学油画,今年夏天还考上了中国美院“美术史论”博士研究生。她成长过程中的这种劲爆,于我而言,是这十年我最开心最重要的事。

4. 这十年,可以用哪几个关键词做标签,区别于十年前的自己。

正常、匀速。包括正常、匀速地衰老,正常、匀速地创作和发展事业。

每年总结,会发现自己一年要干100多件事。作为行吟诗人,我还要走访创作,目前最高纪录是一天写作12首行吟诗,但这些都是正常、匀速地进行。

5. 下个十年里,你的计划表里最想达成的前三项目标是什么?

首先是健康,希望能达到现状的七八成。现在我每天早晨坚持做俯卧撑80个,当然姿势不太标准,希望十年后还能咬牙做上8个,哪怕姿势更不标准。

第二是文学创作,发挥文化余热,继续匀速前进,但速率会慢一点。第三是保持乐观,我这人追求简单明了,喜欢乐观地对待世界包括对待衰老。世界的意义、生存的意义,都是要主动赋予的,必须保持生活的积极性。每个人来世界一趟都不容易,人生观里须将乐观二字放得足够醒目,作为所有座右铭的底色。



扫一扫 联系我们 认领信件